

那个清晨，你成了一尾银鱼

文 / 张雁

菲莎文萃 第104期

总顾问： 痃弦
顾问：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
主编： 冯玉
副主编： 刘明孚 靖莲英 杨柳
编委： 林丽萍 周保柱 段莉洁
责任编辑：靖莲英

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
加拿大大华笔会

- A -

小春被发现沉睡在小楼前的地坪里，气息全无。

除了深秋萧瑟的冰凉，不知他是否还感受到了亲人们汹涌而至的呼天抢地的悲号。他帅气的脸盘被掩盖在一张碎花的被单之下，凝固着道道从鼻孔从嘴角流出来的红褐色。他的父亲瘫坐在他的身旁，花白的头发十分扎眼，干瘦的身躯在秋风中颤抖着，双眼中只剩下令人心碎的苍白。

在这个深秋的凌晨，他看不到亲人倾泻的眼泪了，任哀伤和痛楚一丝一丝侵入亲人们的骨髓，任父母的后半生，如行尸走肉般，在无尽的黑暗中，在绝望的海洋上，艰难地沉浮着，直至被完全吞没。

他的父亲握着他冰凉的手，说：儿啊，别戒烟了，起来，起来，陪爸爸抽烟啊。

- B -

小春三四年前，忽然从广州辞职回家了。没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后来他又出去了一次，关了手机在某个海边的沙滩上像个乞丐似的漫无目的地游荡了近一个月，肤色黝黑，瘦得不成人形。此后一直闭门不出。

他的沉默不语使他的父母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他一天一天地更加消瘦、沉默下去。

亲友们尝试着用各种方法去接近他，妄图敲开他的心扉，却全是无功而返。他后来甚至采用近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方式，来对抗去看看心理医生的提议。

由于住得较远，我与小春并没过多的交流。他是我岳父的大弟的小儿子，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他的孝心、温顺、才华横溢以及毕业后

有个高薪的工作而已。

对付烦恼的方法是：主动找个人谈一谈，让你信任的人分担你的压力。这是唯一能屡试不爽且最有效的方法。这是一个被部分人熟练掌握而被另一部分人忽视的方法。

于是有一天，我驱车两三小时，专程来到了他的小镇。我陪着小春在这个临水而建，有着逼仄小巷和麻石小街的小镇散步。

我从小镇的陈年旧事开始，试图勾起他的话题。他沉默着。

我说起从亲人们那儿听到的关于他小时候的那些趣事，语调轻松。他沉默着。

- C -

“即使你参加工作有几年了，你该受的屈辱仍然会受，不管你多么年少轻狂，多么自以为是，在社会面前，你仍像是一个幼儿园孩子。你必须经受了痛入心底的挫败和困苦之后，才会慢慢懂得招架和反击。

“这个世界需要你放低身段去对付它，因为它充满了毫无同情心的掠食者。没有人觉得你会是一个人物，没有人觉得应当给予你关照和怜惜，你的努力和付出一定不会百分之百给你相衬的回报。大家都是这样，你这样，我也是这样。

“有人认清了，因此他平静地生活工作着。之所以能不停地跌倒却仍然头破血流地站起身来，是因为这世界上有他爱着的人，他的父母，他的孩子，他的爱人。他时刻牢记着他得到的期望和关切，即使他有时过得如此艰难和痛苦。他无法自私地埋三怨四、怨天尤人。

“学历就跟年龄一样，并不能代表什么，你应当看到了，许多高学历却浅薄的人常常想冒充智者对你指手画脚，许多卑劣的人仍然常常衣冠楚楚。学历有时仅仅只能给你一些稍纵即逝的自信，它并不具

备让你扭转乾坤的力量，并不能为你打造一件抵御各种冲击的强大铠甲。它不会给你带来唾手可得的财富，也不能为你守住心爱的姑娘。”

我说完这番话的时候，似乎有亮光从他双眼中一闪，但旋即暗淡了。半个月之前，他撕碎了他北航的毕业证，扔到了垃圾堆里。

近两小时的散步，我被迫承认了我不能确认他心结的事实。他遗传了他父亲沉默是金的性格。也许从小时候起，他的家庭从没有成为过他既分享快乐又分享痛苦的温暖港湾。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好家庭的标准是：父母只是负责每月按时带回钱物，孩子只是负责带回值得向任何人夸耀的高分试卷。

这样的家庭，遍地都是。

天色将晚，我说：

你知道的，这社会很复杂，你对付它，得像你平时爱打的篮球比赛一样。无论进攻或防守，你得采用合适的姿势。姿势对了，有效而优雅；姿势不对，你或会受很严重的伤。你现在不应当急于出去工作，你应当准备好，准备好了再说，行么？

他微微点了点头。

- D -

这本就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因此得有一些奇怪的方法去应对。

我有一些固定的朋友圈，独立而互不包含，比如自驾游的，我们就讨论去哪儿玩时哪条路上的风景更宜人，而不会像钓鱼圈的朋友一样不时讨论着子线用0.4还是用0.6更适合一些；与行政的朋友在一起，我们打着哈哈交流一些隐晦的传说或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与玩文字的朋友在一起，我更愿意拥清茶半盏，一起吹牛和云天话地——如果他的文字让我感兴趣的话。

我从不会邀玩牌的朋友填一首词，也不会去和玩篮球羽毛球的人交流筏钓、路亚和台钓的经验。有时朋友圈的话题或许会偶尔越界，但是，我常常愿意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外行。我只想找寻一种更简单的快乐，在一个山头，只唱属于那个山头的歌。

这样交友的方法，能使我安静而自在地走在明亮的大道和七弯八拐的小巷子中，即使常常被满街的政客、奸商、偷情者和不法之徒包围或影响着，我仍可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对生活和工作取舍有度、游刃有余。生活原本很简单，只是常常是被自己弄混淆弄复杂了。思考可以达到很深的海底，但我只需生活在表层，追风逐浪，随缘任运。这样，从一个圈子中遇到烦心事，到另一个圈子，便会倏忽烟消云散了。

我有着广泛的爱好，曾经在党校某次培训班开班时，我用一句话介绍了自己：我这个人很简单，除了工作，我样样喜欢。

是啊，一生太短暂了，快乐还不及，哪有时间去过多地忧伤啊。这尘土飞扬的凡间，永远不会朝准期待的方向发展，它傲慢且难测，它任性而残暴，而芸芸众生如我者，仅仅能做的，只是去接受它，适应它。

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许许多多、大小小令人伤神不已的事，悲伤地怨恨还是冷静地思考，决定了所有与我有关的事情的走向和结局。这世上，没有谁能拯救谁，只有我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红衣主教。我一直清晰地知道这点，我牢记着它，时刻提醒着自己。

- E -

当后来又有一天，我站在他小房间的书桌边，轻声地告诉我这种简单的应对方式时，小春抬起头望着我，眼神空洞。

自从上次聊天之后，他补回了他的毕业证，并开始考驾照。当所有人以为他开始走向好转时，他开始酗酒了。他把空酒瓶从楼上扔下来，然后跑到楼下，凝视着满地的碎玻璃，一言不发。

或许经年积累的失望、怨怼和对生活的愤怒，如秋风中的野火一样，早已慢慢吞噬了他所有的希望和快乐。小春越来越沉默，沉默得像块千年不语的山石，任周遭风起云涌，任远坡山花烂漫，在浓密的荆棘下，任厚实的苔藓深深吞没和侵蚀着，日复一日。他有时甚至连续多天都不说一个字，他用沉默打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壁垒，将他的思绪、未来、爱恨情仇，所有有关他自己的一切都统统囊括其中，密不示人。从内心中，他拒绝了所有帮助以及所有亲友们的努力。

“当命运早已注定你无法保持对生活、学习和工作全天候的胜券在握的时候，我们唯一可做的，是避免愚蠢和耿耿于怀。”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小春将他的脸隐匿在窗帘下的阴影里，我看不到他脸上的悲悲喜喜。

后来我偷偷对他父亲说出了我的强烈不安，我建议他不惜一切代价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把小春送去湘雅医院的心理科。我曾送一位同事去过那儿，病房里挤满了精神萎靡、眼神奇特的前来寻诊或住院的专家、教授和研究生博士生。

然而——

这种在应当如吃饭睡觉一样自然的咨询或问诊，依然在这儿被视作应当羞于启齿而不宣；

他父亲只是一个老实的小镇电工；

小春只是答应在小镇的中心医院看中医。



- F -

在他的骨灰撒入一条清澈大河的那一刻，我知道小春像一条孤独的银鱼一样倏尔远逝了，路过他年轻的岁月，路过这个令人心碎的清晨，路过他门前悠悠的小河，路过那些紫薇和灿烂的野菊，路过他像谜一样不时涌现且永远无法释怀的忧伤。

依稀记得有个夏末秋初的傍晚，我和小春坐在一个临水小楼里吃饭，周围还有许多的亲朋。当端上来一碟小鱼时，小春瞪大了眼睛。那时他还只有十六七岁吧，他还是那个精力充沛好奇心实足的孩子，还是那个常常翻围墙出去通宵上网而成绩一直在年级出类拔萃的学生。

“哎呀，这是什么呀？”他欢呼雀跃般地叫。

“银鱼。”我说，“活着时浑身透明，人眼莫辨，纯洁如玉；死后便变成了这种银白色，通体无瑕，洁净如银。这种鱼只能生活在水质特别优秀的水中。它致命的弱点是：缺乏应对逆境的有效方式，水质稍差，它便会死去，毫无生机可言。”

作者简介

张雁，男，68年生，洞庭湖人。文字常见于各级报刊杂志。喜欢呆在人群之外，落花之前。现定居在湖南沅江。



登圣海伦火山

文 / 张冰

只用了 7 小时 10，我们完成了华盛顿州的火山 St. Helens（圣海伦）的登顶往返。

圣海伦火山是一座年轻的活火山，最近的一次大喷发发生在 1980 年，将山峰从海拔 2,950 米削低到了 2,549 米。这些年来还有几次小喷发，留下了一个深 125 米左右的马蹄形火山口，火山口里那个锥形堆至今还在冒汽。

夏季登顶圣海伦火山每天最多只允许 110 人，登顶日期的前一个月开放申请。我们是在 7 月 1 日“抢”下 8 月的登山许可的。

圣海伦火山是隔壁的山头，往南也就不到 500 公里的路程，所以伙伴们并不急于赶路。听着怀旧金曲，天南海北神聊一路，还频频下高速，吃个饭逛个商店啥的。

听说当晚的营地没有水，就懒得去埋锅造饭了，在靠近波特兰的一个小镇 Woodland 寻了一处越南粉店解决晚饭。当下车后 37°C 度的热空气扑面而来时，还是惊到了这群在温哥华凉爽惯了的人们，大家直呼“爽！这才是夏天！”。在有空调的店里，我们痛快淋漓，吃饱喝够，满头满面不知是汗水还是充足凉水洗面后的水滴，总之，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拎着啤酒和第二天的干粮我们直奔半山腰海拔约 1,200 米的登山营地与另一车小伙伴汇合。古道西风无瘦马，夕阳斜照旧相逢，自然是一番举杯叙旧不表。

入夜前大家在林间、在空地安营扎寨，信誓旦旦明天早起早爬。

我是大约凌晨 3:30 起来的，为了不影大家，先不收拾，找一块空地欣赏漫天星斗的夜空，这是每次住在山里时一定会做的事情。

没有月亮的夜空里星星分外明亮，密密麻麻的，都懒得去分辨哪是北斗哪是金星了，只是着意去找了一下老马的星链。其实一直就没看到过星链，只是一颗两颗特立独行的卫星匀速地徜徉在星空，没有统一的方向，似一些闲来无事的流浪者。还捕捉到了东北天空刚刚过

去的流星雨掉队的几颗流星。一切都是旧模样，一切都是小时候的模样，这世界这宇宙从来就没改变，改变了的只是我自己。

银汉斜亘，在华为手机的镜头里还带着些许柔柔的紫色与淡淡的水红，平添了些浪漫与神秘。不知道那个特会织布的女子是不是还在河那边等着那个挑担的痴心汉子，他们还在的话那剩下的 364 天靠什么打发。

这个时候，小伙伴们还睡得很踏实，营地听不到鼻息鼾声，偶有几声虫鸣鸟叫更使这山林显得格外寂静，我竟然听到了蚂蚁爬过的“沙沙”声。整一年我没有这么正式爬山了。

早上 4:35 从停车场出发，穿过林木后即可见东方越来越浓的曙光，橙色，红色，紫色……总之很好看，很耐看。大石头总能激起攀爬与征服的欲望，粗糙的火山石间还夹杂着碎细的砂石，需要多一分小心。

当金光洒在山头、石坡和树林上时，我们已经攀爬过半了。虽然山火造成空气并不是特别透彻，但山下层峦叠嶂依然是无敌美景。

有一段时间，全是没完没了的大石头，一块块堆砌成陡坡。浮在面上的每一块都感觉一使劲就能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滑坡，可是攀住它时却是岿然不动，一点松动的意愿都没有。

沿着 Monitor Ridge，我们是直奔主题，直接往顶峰攀爬。

最后三四百米基本上都是细小的砂石或轻得可以浮在水面的火山熔岩碎屑，坡度也越来越陡了，经常是往上进一步滑退半步。可大家都明白，胜利就在那三四百米远的地方，必须得一步一步踏实走上去的。

我到火山口是上午 8:18。火山口北边是个大缺口，周围是刀削斧砍的峭壁，而且极不稳定。不时传来阵阵山石崩塌的巨大声响，在火山口内回荡，并惊起一团尘雾。火山口内锥形堆周围是几个极其年轻的冰川。

火山口内是百米高的垂直峭壁，火山口外是超过 45 度的陡坡，沿着火山口走向最高点时，有一种在刀口上舞蹈的感觉。火山口的火山石很轻，都是灰白色的，第一次见，很特别。

上午 8:45 攀到最高点，摆拍与啤酒是必须的，指点江山也是必须的，各种兴奋作态。

伴随着小伙伴们的陆续登顶，这窄窄的火山口最高点也热闹起来了。周围几座明显突出的山峰，犹如平原上散落的几粒兀自独立的棋子，霸傲不群。这边说“那是 Mt. Rainier，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登顶的。”，那边说“这个就是 Mt. Adams，现在看起来也不高嘛。”，还有的说“那个就是 Mt. Hood……”，不绝于耳。

各种合影，各种 pose，各种蹦蹦跳跳。

中途被我们超越的俩西人大爷也一步一步到了顶峰，看得出来也是相当兴奋，这座山是他们两年之内登顶的华盛顿州五座火山的最后一座。被他们感动了，也被他们鼓舞了。

上午 9:15 开始下撤。碎砂石好走，一步下去，连跨带滑，一米有余。而褐色的大石头此时已开始发烫，越往下越热，人在石间走就如同一块行走的“烤肉”。

没有一丝凉风，没有一片遮荫之处。只好闷头苦干，闪展腾挪，没有了聊天，没有了拍照留念，没有了歇息，甚至减少了喝水的次数，简直是速降。

不到两小时我们就冲进了树林，有的队友几乎中暑，择一阴凉通风处赶紧停下来休整。



树林里的景色是那样的陌生，才想起早上是就着头灯穿过的。

回到停车场是中午 11:45，简单收拾就下山，一心想找处水边泡泡脚。

在山下的河边露营地停下，冲到河边，炙热的阳光、窒息的高温让人一刻也不愿意久留，别说泡脚，连洗手洗脸都觉得是多余的。久居北方的山野，已无心无力“享受”这真正的夏日了。

山下一路显示 40°C，不敢有丝毫怠慢。直到西雅图附近，才显示车外气温有所下降，才有心思下高速捧一杯冷饮压压惊。

回到加拿大，依然是我们熟悉的温度、熟悉的干爽，以及熟悉的感叹：还是温哥华最好！



作者简介

张冰，成长于湖湘读书人家，多年前移居加拿大。兴趣爱好广泛，既能安静享受独处的时光，又喜爱一次次的热闹朋聚。年少时沉迷于数理，长大后更愿意了解历史、人文，近年来对中国古诗词兴趣渐浓。各类文章、诗词见诸于国内外报纸、杂志、书籍和网刊。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如果

文 / 胡发翔

如果我是那朵白云
我想在你身后的那片
蓝天上漂浮
直到夜幕降临
我便化作一床
柔软的丝被
悄悄盖住你梦中的美境

如果我是那片白雪
我愿在你远眺的那扇
窗台前飘落
直到暖阳苏醒
我便化作一滴滴
晶莹剔透的水珠
悠悠浸透你滴涌的情

如果我是那条小溪
我愿在你眼前的那片
草地旁潺流
直到夕阳西下
我便化作一条
飘渺的清纱
轻轻缠绕你娇柔的身影

如果，
这一切不是如果
我愿用周身的血
和所有的情
为你铺展一条
诗一般的毯
通向憧憬的那道风景。

如果我是那棵枫树
我愿在你小憩的那条
长椅边摇曳
直到秋风吹过
我便撒下一片片
火一般的红叶
慢慢染透你萌动的心

2020/04/11 写于温哥华



作者简介

胡发翔，一个地道的理工男，MBA。长期从事 IT 技术与管理工作。现今终于有时间玩一些曾经没有时间玩的业余项目，如：音乐、写作、朗诵、吹萨克斯、摄影等等。随心而动，自得其乐。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

驮着我的行囊去流浪

欧洲五国骑行小记

文 / Irene Li



春夏之交的五月，五个小伙伴，历经一个月，穿越五国，骑行近2000公里，从丹麦的哥本哈根经德国、荷兰、比利时、到法国巴黎，成就了一个绿色的梦。

欧洲国家大多倡导绿色出行，是自行车骑行的天堂，EuroVelo 12，也被称为北海自行车道（North Sea Cycle Route），是欧洲著名的自行车线路之一，独特秀美、安全舒适，能够领略到北海周边地区不同国家城市和乡村的多样性和美景。第一次经历如此完善体贴人性化的骑行设施，那些温柔的田园花海和牛羊，那些狂风呼啸的旷野、



迷人的海岸线，小镇光滑的鹅卵石街、极尽奢华的古老的教堂，童话般的茅草屋和装饰精美的彩色房子，中世纪的古堡、运河、桥梁、风车和传说，数不清的啤酒、甜点、奶酪和香肠，还有充满善意随时向你伸出援手的人们。在自行车的两轮之上，脚踏板的转动之间，仿佛穿越了时空，是那种随心所欲的孤独，天地间源源不绝的惊喜和放纵。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说走就走的旅程，全程独立重装骑行，再加这么长的时间和距离，小伙伴们一年前就开始计划准备了，心动不已，却信心不足，最后终于挡不住去往那些温润的时光中流浪的向往，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冒险哪里会见到别样的风景。“困难是常态，顺利是意外。”这是我一路惊险刺激，自我安慰和安慰同伴的座右铭。

出门在外，故事太多，每一天都像打开一个未知的魔盒，让人充满了期待。在陌生的国度，遇见美好的人和事更是一种特别幸福和有意义的经历。

在荷兰我们遭遇了严重的住宿危机，遇到了荷兰的长周末假期（耶稣升天日），感觉荷兰人民都出门玩耍不回家了。我们一路行之有效的提前一两天预定的方法不灵了，无论大酒店小旅馆农家乐都通通爆满，根本订不到房，一路走来见一家问一家，连露营地都没有空位了，这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怎么办？难道要露宿街头不成，小伙伴们个个都很棒，能享受阳光也不惧风雨，没有抱怨无人矫情，集

思广益，连上火车站候车室去混一晚或者到教堂去寻求帮助都想到了，反正我们都带了全部家当包括睡袋以防万一，只要有个安全的地方躺平也是一种体验哈。

心态摆正，期待值降低，感觉其他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在韦斯特兰德（Westerland）的一个小村庄，在我们无计可施，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刻又被营地的主人捞了起来，临时为我们搭建了蒙古包似的大帐篷，还有厚厚的睡垫，拿出我们的睡袋，温馨舒适啊，在美丽的露营地度过了新奇美好的一夜。营地设施很全，非常干净的浴室卫生间。聊天才知道，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曾经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呆过一段时间，回来就是为了经营这个营地，我们又有共同语言了，笑谈加拿大开车几天都到不了边，而荷兰太小了，往北几步就是大海，回头几十公里又出国了，有缘开心的体验。

第二天出门没多久就是一大片的白色郁金香扑面而来，这么新鲜、这么精致、美得一尘不染，还多到无限宽广，无可言喻的惊喜和感动。



美景当前，我们沿着北海大坝而行，时而海浪沙滩，时而绿野田园，心情像风儿一样自由。

天色渐晚，美景过后还得面对现实啊，今天的住处在哪里？虽然大家一路都在留意，可是没有一丝希望的痕迹，不管是经过的城镇旅馆还是露营地，都是全满。来到黑姆斯克（Heemskerk）一家农场营地，牛羊马都很兴旺，却没有奇迹发生，我们已经在憧憬浪迹街头的场景了。跟美丽的女主人聊了一会，知晓我们目标远大，她说我们通常不会拒绝长途骑行的人，因为知道他们不容易。又打电话帮我们询问她知道的有可能的落脚点，未果，最后给了我们一个青年旅馆的地址，让我们去碰碰运气。

反正死马当成活马医，王哥设好了GPS，我们亦步亦趋的跟着，七弯八拐，穿街过巷，出了一片小树林，到了。大家一语不发地停了下来，面面相觑：王哥，你不是又带我们来打卡吧？王哥一脸茫然：没有啊，我真的就是按照刚才给的地址走的。

这哪里是什么青年旅馆，明明是壁垒森严，矗立于水中央的中世纪的城堡，气势恢宏啊。要是搁平时，大家马上拉开架势，至少先给爱车打个卡再说，现在眼看就要成为街头露宿者，忽然对打卡没有了兴致。

再次核对了地址和GPS，没有错啊，看到大门口的草地上一家人正在踢球，过去问了一声，你们是住在这里的吗？是的，这里就是旅



馆。马上来了精神，进去一问，人家真的就是把经济型的青年旅馆开在了无价的古堡里，并且真的还有我们的房间，对背包客和骑行者及其友善。幸福来得太突然，从街头流浪者秒变古堡公主和王子的感觉，这个卡必须打啊。

果然，赫姆斯克阿松堡城堡 "Heemskerk Slot Assumburg" 是荷兰北部弗莱省赫赫有名的一座建于13世纪的古堡，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它曾经是贵族家族的住所，经历了多次修复，拥有超大的玫瑰园、果园和美丽的后花园，并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历史而闻名。现经常在此举办各种文化、艺术和教育活动。入住的 "Stayokay" 是荷兰一家著名青年旅馆品牌，荷兰人真的是不把他们的老祖宗当外人啊。我们认真地梳洗一番，以王子和公主的姿态，夕阳中优雅的漫步在古堡的花园……

走过路过了那么多，有时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去旅行去流浪，当我遇到那么多奇异的美景、遭遇种种麻烦和困难、经历各种大美好小确幸，我看见那扇门徐徐打开，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作者简介

Irene Li, 要么盲跟盲从，要么独行无组织无纪律无计划无目的的漫游，虽然一理科生却满脑子无厘头，只喜风中流连，街角偶遇，忘乎所以走天涯，把世间的美好和梦幻带回家。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